

微小说

赤子匠心铸国徽

张 瑞

这是暑假里的一个清晨，我领着上中学的孙女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当五星红旗在蓝天下迎风招展，我指着天安门城楼上的国徽说：孩子，你知道吗，新中国的第一枚金属国徽，是由咱们辽宁老一代工人制造的。

就这样，我向她讲起了那一段滚烫的往事。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选定国徽的工作就纳入了筹备开国大典的重要议程。到1949年8月20日，共收到应征国徽图案稿件112件，各种图纸900余幅。经过反复讨论，大家对国徽应征图稿仍不满意。毛主席也感到这件事不能急，他说：“国旗已经决定了，国徽是否可以慢一点决定。原小组仍继续设计，等将来交给中央人民政府去决定。”于是，在10月1日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没有出现国徽。

1950年6月20日，政协国徽审查小组召开会议，最终确定了由清华大学梁思成、林徽因团队设计的国徽方案。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主席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令》，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就这样，在1950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悬挂了第一枚木制国徽。

同时，在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沈阳第一机器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前身）接到了一项重大的生产任务——制作新中国第一

批金属国徽。

这天，19号铸造车间铸造班长焦百顺接到通知，来到厂党委办公室。党委书记对他说：“现在有一项重要任务，需要你们去完成。”“什么任务？”时年36岁的焦百顺，由于连续几天为创高产没有休息，脸上显得有些疲惫。

“铸造国徽！”党委书记郑重地把一尊带有五颗星、天安门城楼、麦稻穗和齿轮的圆形石膏浮雕立体模型，轻轻地放在了桌子上，向他交代了任务。“保证完成任务！”有着过硬铸造技术的焦百顺听到这项重大任务，立刻兴奋起来。党委书记叮嘱：“必须保证在明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制造出质量最好的金属国徽。现在仅有半年时间，要造出几种规格的国徽，从做模型到配料，再到浇铸、修整，任务非常艰巨。”

端详着国徽石膏模型，焦百顺既激动又感到肩上的压力沉重。当时，沈阳的工厂大都处于恢复生产阶段，铸造车间仅能用勺炉生产一些简单的零配件。要完成制造国徽这样神圣的任务，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铸造国徽的首道工序是做模型，这直接关系到铸件的质量。焦百顺亲自翻砂做模型，力求使铸件平整光滑、纹理清晰、凹凸有致。

刚开始时，做出的模型图案模糊，稻麦

穗的粒不鼓，芒不显。焦百顺、裴庆江、朱凤仪等人组成的国徽铸造小组，经过多次实践和摸索，终于做出了合格的模型。

第二道工序是向模型里浇铸，没有炉子，便砌了个砖炉；没有化铝罐，自制铁罐代替；没有脱氧剂，用木棒搅拌脱氧；没有测试铝水温度的仪器，就在炉前肉眼观察铝水颜色的变化。国徽的质地为铜铝合金，两种金属熔点相差大，容易出现局部缩型，铸造团队只能一次又一次试验，直至研制出局部加水加速铸件冷却的方法，才解决了这一难题。

焦百顺和工友们克服了技术上的一道道难关，终于提前20多天，按要求分别铸造出了3种规格、67枚国徽。

1951年，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盛大庆典上，由沈阳第一机器厂铸造的铜铝合金国徽庄严地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耀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向世界展现着绚丽的风采。

当年刚满18岁的铸工朱凤仪在回忆中这样描述，一天，师傅裴庆江把他叫到身旁，对他神秘地说：“有个重要的任务跟你说一下，你一定要保密，不能跟外人说。我们要制造新中国第一批金属国徽。”听完师傅的话，年轻的朱凤仪激动得一宿没合眼，可想到师傅的叮嘱，他连爸妈都没敢透露半句。

当2米高的国徽模型运到车间现场，朱凤仪小心翼翼地一把抱在怀里，第一次感觉世界上有这么金贵的东西，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绝不能磕着碰着。

那些日子里，工友们通宵达旦地工作，家离得近的就回家吃一口饭，吃完立刻赶回厂子。离得远的干脆不回家，吃住在车间里。饿了就吃口干粮、嚼口咸菜，困了就睡在自己精心打造的国徽模型旁。

1955年，朱凤仪第一次来到北京，仰望天安门城楼，看到自己倾注心血和汗水铸造的国徽时，眼泪瞬间夺眶而出。他久久伫立，细细端详，多想在国徽前拍照留念啊，遗憾的是那时候没有照相机。

2004年11月，在赴北京参加一个颁奖仪式时，74岁的朱凤仪终于圆了这半个多世纪的梦。他站在天安门城楼前，和自己参与制作的新中国第一枚国徽合影留念。

在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辽宁工人创造出无数个第一，而制造天安门城楼上的那枚金属国徽，无疑是众多“第一”中最耀眼之一。当我们瞩望那枚缀着五星、簇拥谷穗与齿轮的国徽，会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新中国的朝阳初升之时，正是辽宁老一代工人用满腔热血与汗水，将对共和国的赤诚热爱，镶嵌在光芒四射的国徽之上，铸就了令后人敬仰的家国荣光。

国旗升起的地方

吴 胜

平线的一瞬间，国歌声响起：“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刚才还声音纷杂的广场，像被人按下了静音键。上万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朝一个方向望去，我听到周围很多人跟着唱国歌，声音不大，但特别整齐。父亲也跟着唱，他站得笔直，右手举到眉梢处，做了一个不太标准的敬礼动作。我分明看到他的眼眶有些湿润。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国旗升起，远不只是一个仪式，它是一代人的信仰。

从北京回来的第二天，我被推举为村晚主持人。看到节目单时，我愣住了——三句半《一带一路畅游天下》、情景剧《东风快递，使命必达》、小品《咱家山货云游国际》……

我原本以为村民们只是唱唱花鼓戏、跳跳广场舞，热闹热闹罢了，结果却是一群六七十岁的老人，操着一口并不标准的普通话说着“东风快递”“全球包邮”。台下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饰演

直播间主播的张奶奶，是村里出了名的劳动能手，家里种着几亩黄桃和葡萄。如今，黄桃和葡萄成了村里的“主力军”，村民们在果园里忙活一年，一箱箱纯天然的果子从田间地头出发，借着电商的翅膀漂洋过海，走出了国门。

我站在台下，手里攥着话筒，不禁热泪盈眶——村民们用最朴素的方式，说着最宏大的事情。

第二天回城的路上，母亲打来视频。她和父亲正在公园里散步。镜头里，湖面上架起一座桥，桥面上铺满了青石板，护栏边挂满了彩灯，路灯杆上用一面面五星红旗装饰着。旁边有一排智能座椅，座椅旁还贴心地设有充电口……

挂断电话，我倚靠在车窗上，突然间觉得，这就是盛世。不在宏大的口号里，不在遥远的新闻里，而是在父亲庄严的敬礼里，在村民的笑声里，在父母悠闲的散步里。

盛世耀中华

张淑清

视机传出激昂雄壮的乐曲声。人们屏住呼吸，眼睛一眨不眨紧紧盯着屏幕。父亲坐在我旁边，久久凝视着屏幕自言自语，太强大了，太震撼了。父亲说着说着，居然落了泪，幸福的眼泪。

两个多小时的阅兵，院子里几乎没有人乱走动，或者中途离开。所有人沉浸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庆典中。父亲对我说，以后，你要好好念书，有出息了，去天安门看一看，我跟着沾光，也去看一看。

上世纪90年代，辽南大地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家家有彩电，坐在家就能看国庆阅兵现场直播。

1999年国庆这天，启明星还未落，父亲就起来将院子清扫了一遍，连犄角旮旯也不放过。清理好院落，父亲摘下屋檐下挂着的饅头，进了菜园子。他要赶在国庆阅兵前，把几垄红薯起完，晒一晒太阳，然后归仓。

吃过早饭，父亲抽一袋旱烟，守在中

视机旁，等着收看现场直播。我在另一个村庄，板板正正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国庆大阅兵。彼时，满园瓜果飘香，栽植的草莓苗齐刷刷站在地垄上。紧挨着朱崴水库上游的稻子，耷拉着沉甸甸的穗子，等待收割。新农村建设红红火火，村村通柏油路、拉网线，草房子变成了亮堂堂的瓦房，摩托车、四轮车进入农家院。

2019年，我家乔迁庄河小城已五年，家里买了两室一厅，还买了一辆轿车。有车代步，能随时回老家探望父母。

这一年的国庆阅兵仪式上，有很多新式装备第一次亮相，此外，还新增无人作战、信息作战等方队，各个兵种齐全完备，天上的战机编队气势磅礴。一场场国庆阅兵，见证着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见证着祖国的日益强大。

令人遗憾的是，父亲已走了一年多；欣慰的是，父亲生前去过北京，在天安门城楼前留影，了却了一生的心愿。

今年的国庆，他在地下，我在地上。我们阴阳两隔，我用文字礼赞国庆，也借文字纪念那个世上最爱我的人。

今天，令世界仰望

（外一首）

袁长立

77年前的今天

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那庄严的宣告
聚集了56个民族的目光
这个日子，令世界仰望

这一天，是一页红色的日历

像一枚熊熊燃烧的火炬
光焰照亮历史的长河
这一天，是一面胜利的旗帜
刻写下先辈们不朽的名字

从此

共和国的儿女们

永远铭记这个开天辟地的日子
年年十月，
自由与光明在龙的故乡收获
年年十月
富强和昌盛在长江与黄河的涛声中腾跃

金色的希望

十月是喜庆的日子

激励着华夏子孙孜孜不倦地追求
十月宛若金秋
随手摘下果树上七彩的太阳
便收获一片金色的希望

祖国啊，今天您是您的生日

我们把和平与安宁作为献礼
双手托着洁白的鸽子告诉您
从长城内外到大江南北，
哪里有儿女们奋斗的身影
哪里就有真挚奉献、累累硕果
一次次，国旗在心中升起
一次次，国歌在肺腑里陶醉

祖国啊，今天您是您的生日

奔腾的黄河可以作证
华夏勤劳儿女的血管里
永远奔涌着对您无限的爱和忠诚
巍峨的长城可以作证
为了人民生活富裕安康
为了东方神州繁荣昌盛
人民战士在哨位上紧握钢枪
捍卫祖国神圣的领土



本版插画 董昌秋